



纪红建

1. 除夕，雾中访禾丰

牛年除夕，湖湘大地春雾茫茫。午饭过后，依然云雾笼罩。我驱车雾中访禾丰。

禾丰是个村，位于湘江之东，隶属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。从地处湘江西岸的望城区高塘岭镇湘江村出发，经潇湘北路、雷锋北大道，过黄桥大道、芙蓉北大道，再走一段县道、乡道和村道，便是禾丰村。沿着宽阔平坦的公路奔驰，二十五六公里的路程，仅花了二十来分钟。到达禾丰村时，不少人家还齐聚在堂屋的圆桌边吃着热热闹闹的团年饭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望城人，见证过这里的巨变。六七年前，长沙湘江航电枢纽工程尚未建成，驾车从河西到河东的桥驿需绕道三汊矶大桥，要两三个小时；数十年前，从河西去桥驿，或绕道长沙市区搭车，或乘轮渡过河步行，需半天以上的时间。

在村道的一个拐弯处，我猛然发现路边有个牌坊，上面写着“西塘湾”。牌坊周围，有健身器材，有桂花树，还有古香古色的小亭子。禾丰虽寓“丰收”之意，但由于山多丘陵多，山上田地不便开展规模化水稻种植，多半荒废，因此曾为省定贫困村。前几年，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村里，因地制宜、因户施策，帮助村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，盘活村民荒置的田地，实现了脱贫致富。西塘湾，是禾丰村的一个片区，也是这个村新农村建设示范点。

从牌坊再往前走，是云雾缭绕的山峰。山脚，便是错落有致的农房。导航图显示，杨华堂组还在前方。它是西塘湾片区的一个村民小组，地图上显示不出名儿。经过山脚农房，朝陡坡往上看，山林朦胧，看不到道路的踪迹，我不敢往前开了。

这时，旁边一户人家跑出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子。“杨华堂组还在前面吗？”我问。

他微笑着，将手往上一指，说：“沿这条路上去，拐两个弯就到了。”

“上面好停车吗？”

“好停得很。”

前面，传来阵阵烟花爆竹声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朝前开去。

山上。不！准确地说，半山腰都算不上。虽然云雾缭绕，但却无法掩饰它的秀丽。路的右边，是整齐排列的二层小楼，白墙与屋后绿色竹林交相辉映。路的左边，是阶梯状的田地，依稀可见的瓜棚告诉我，这里种植业盛行。再往前看，是云雾中隐约的山峦。

我将车停在一户人家前面的禾场。刚一下车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从空地走了出来。中等个头、皮肤黝黑、笑容憨厚，他就是我今天要找的人——罗佳高。

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他嘿嘿地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杨华堂属于典型的山区，以前这里交通比较落后，信息相对闭塞。那时，无一技之长的罗佳高，和妻子守着几亩田地维持生计，家里还有两个正在求学的孩子，便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对于我的突然到访，罗佳高似乎有些歉意。他家的堂屋里，一家人正围在圆桌边吃团年饭。他憨憨地笑着，喃喃地说道，怎么不上午过来呢？怎么不上午过来呢？紧紧抓住我的手往堂屋里拉：“快点进来烤火。”

这是个热闹而温馨的大家庭。

圆桌旁四世同堂，罗佳高八十岁的老母亲，大哥，二哥、二嫂，三哥、三嫂，罗佳高和堂客，大侄儿、侄媳妇，二侄儿、女儿、儿子，两个侄孙女，大大小小十五口人。桌上更丰富，豆豉辣椒蒸肘子、清蒸整鸡、清蒸鳊鱼、黑山羊火锅、墨鱼火锅、腊洋鸭、腊鲢鱼、芹菜炒牛肉、笋片炒肉、小炒鸡杂等。十六个菜中，除了墨鱼是海产品，其余都出自自家山林田地和牛羊猪鸡圈。

饭桌上，大家有说有笑。罗佳高兄弟和侄儿几个男人，喝起小酒，吹着“牛皮”。孩子们边吃边玩，围着圆桌跑圈，看动画片，欢笑声弥散开来。温暖的火炉，逐渐清晰的山峦、偶尔响起的烟花爆竹声和汽车鸣叫声，山村变得丰富而亲切起来。

我刚坐到火炉边，罗佳高堂客就端来热气腾腾的姜盐豆子芝麻茶。个头不高，脸庞黑里透红，语速极快，一看就是个泼辣能干的女子。

紧接着，她又端来一盘好吃的，有吊瓜子、南瓜子、莲子肉，还有花生。

她笑着说：“盘子里的，茶杯里的，和饭桌上的菜一样，都是我们自产的，都是原生态，绝对放心。”

她跟我说起老公的创业史。她告诉我，老罗不爱说话，以前在外面打点临工。2014年开始养羊，2016年开始种吊瓜，种了五亩，当年就有万把块钱的收入。他又试着种花生、莲子、南瓜。驻村扶贫工作队把老罗送到县里市里去上培训班，学种植、养殖技术，还学会了开叉车，办起了农业合作社。现在家里有38头黑山羊，9头母猪，6头小猪。牛年打算大干一场，羊和猪都养它上百头。地里主要种吊瓜，吊瓜可是个好东西。中药材，全身都是“宝”，籽可以吃，根、茎、叶、果皮可入药。现在种了21亩吊瓜，一年收入上10万。过了年，还要多种些，还想带动附近的村民一起种。

说这些话时，罗佳高堂客的眼中亮亮的，像一汪蓄满清水的水库。

近两年，罗佳高和堂客底气足了，总想请老母亲和三个兄长到家里来吃顿像样的团年饭。家里土产丰富，网购也方便，最主要是不用再为省钱精打细算了。罗佳高堂客说，去年过年碰上“新冠肺炎”，人心惶惶，哪儿都不敢去，更不敢请大家来吃团年饭。今年疫情稳定，

“羊棚不在这儿吗？”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。

“在外家棚。”罗佳高老母亲用手指了指说，“在山上的，离这里大概两里路远。”

老母亲虽然满头银发，但身体硬朗，思维敏捷。她接过话茬，滔滔讲起往事。

1961年，她嫁到罗家，来到了杨华堂，但不是现在这个地方，也不是山上，而是楠竹山水库所在地。那时，家家户户过的都是苦日子。

嫁到罗家十多年后，村里为了解决饮水和灌溉，建楠竹山水库。她和老公除了参加水库建设，还面临移民搬迁。可以搬到山下，也可以搬到桥驿街上。

她和老公一商量，决定搬到山上的外家棚。搬到街上没田没地，怕饿死；搬到山下土少柴少，怕受穷。而在山上，再穷再苦，至少能填饱肚子。

山上没地方挣钱。村里在山上开荒种树，他们父子五人几乎揽下了所有的活儿，两年时间翻遍了两座山。收入虽然微薄，但好在种下了一片绿色和希望。春节临近，家里养的猪和鸡鸭鱼，甚至鸡蛋，都拿到桥驿街上换成了钱。糯米粳粳、红薯、南瓜、少许荤腥就是多年不变的团年饭。

后来，山下四处修起了公路，山下的村民日子越过越好，外家棚渐渐成了被遗忘的世外。

二儿子第一个待不住了，1997年，举家搬迁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；2004年，大儿子举家搬迁到了桥驿街上的丈母娘家；2009年，三儿子和四儿子举家搬迁到二儿子隔壁。为了小孩读书，也为了寻找幸福生活。

最后只剩下罗佳高父母在山上守着土砖屋，守着寂寞过日子。但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。虽然外家棚山高路远，每年除夕中午，四个儿子都会带着全家上山与父母吃团年饭。

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2018年罗佳高父亲去世。儿子们不放心老母亲，怕摔了病了没人管，就把她接了下来。

“村里的房屋在变，道路在变，村民的思维方式在变，生活方式在变，过年的形式也在变，但有些传统和情谊不会变。”罗佳高大侄儿说。

正聊着，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走了进来。

他是禾丰村党总支书记余家骏，听说有作家在采访，特意过来看望。

排班时，他自己要求除夕和正月初一值班，让他村干部回娘家，走丈母娘家。

“村民的年过得快乐、殷实、安全，我这个书记的年才过得踏实，有价值。”他说。

春节后呢？

发展和壮大村集体经济！力争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跑在前面。

如何进一步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，如何让禾丰、楠竹两座小型水库的效益最大化，如何盘活村里的田

有了防护经验，山上空气好，可以安安心心团年了。

2020年的疫情并没有对罗佳高一家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，倒是五月吊瓜正扬花时，雨水连绵不断让他们伤透了心，吊瓜收益明显减少。

吃完团年饭，围坐在火炉边，喝着姜盐豆子芝麻茶，老罗聊着关于春节的故事。

“没有钱，就不敢想！”罗佳高感慨道。

七年前，女儿上高一，儿子上初二。那时的罗佳高既没有养羊，也没有种植吊瓜，还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做着临工。收入微薄，步履艰难。

那年除夕的前一天晚上，他骑着摩托车从桥驿街上打临工回家。刚从老板那里领回了四千多块钱工资，但舍不得花。这些钱，是留给孩子新学期做学费和生活费的。他只买了点瓜子花生，另外遵堂客之令买了一个电饭煲。

当时上山的公路还只是一条毛路，加之是雨雪天气，道路太滑，摩托车在黑夜中冲下山坡。人完好无损，但电饭煲却压扁了。

他沮丧地回到家中。堂客开导他，只要人没事就好，电饭煲坏了可以再买，钱没了可以再挣。

再苦再累，罗佳高和堂客从未在孩子的教育上拖后腿。

22岁的女儿从小成绩优异，目前正在江西中医药大学读研一。她告诉我，虽然江西和湖南都是疫情低风险地区，但她还是尽量宅在家里。以前她总会利用寒暑假做兼职，挣点学费，给爸爸妈妈减轻点负担，但今年寒假，她哪儿都没去，不是陪爸爸妈妈聊天，做家务事，就是查看文献、撰写论文。

“爸爸鼓励我考博士。”她说，“我会尝试一下，如果没考上，就参加工作，想进药企。”

儿子比女儿小两岁，像父亲一样憨厚。中专毕业后，便在城里学汽修。我们聊到他时，他刚从山上的羊圈给黑山羊喂草回来。平常，黑山羊满山跑，吃的是鲜嫩的原生态的草儿。这几天，罗佳高早准备了上好的枯草和饲料，改善它们的伙食，让它们欢欢喜喜过春节。

说到梦想，20岁的儿子脸憋得通红：“我想以后开个汽车修理店。”

听着儿女的心声，罗佳高和堂客脸上笑开了花。

2. 铲出一条雪路，接早产儿回家

大侄儿是罗佳高二哥的儿子，刚届而立之年。大学毕业后先是做汽车销售，后来自己开了汽车服务公司和饭店，在城里安居乐业了，是罗家走出去的“成功人士”，也是一名有着1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。

“虽然一直在城里打拼，也算是小有起色，但老家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、一草一木、一花一叶，想起来都很亲切。”大侄儿说，“所以过年过节，我都要回到村里，大年三十铁定到这里吃团年饭，给奶奶和父母包上红包。村上修路、装路灯等，我都会积极带头捐款。”

长辈们夸他懂事，他说：“是这片土地对我的影响。”

他讲了个故事。

2014年大年三十一早起来，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。

“这怎么办，还要去接女儿回家。”他内心焦急。

女儿出生十来天了，因为早产，一直在医院恒温箱待着。除夕正好出院，一家人想着接回家吃个团年饭。

他和父亲拿起铁锹铲起雪来。

紧接着，他三叔三婶、四叔四婶也帮忙铲雪。

很快，杨华堂组十来户男女老少六十多人都加入到铲雪队伍中来。

那天早上，铁锹声、谈笑声互相交织，像交响曲一样弥漫了整个山峦……

他还说，三叔原来是个石匠，一直没有成家。六年前，44岁的他遇见了三婶。三婶善良，但却身患肾结石、高血压和糖尿病，还有听力障碍。大家都劝他不要找，但他执意要娶，说有个堂客，过年过节才有个家的样子。婚后，三叔三天两头骑摩托车给三婶买药，打胰岛素。两个月前，三叔骑摩托车到长沙城里给三婶买药，与货车相撞。幸亏好心人及时报警，命保住了，但永远失去了左眼。驻村干部立即走进了三叔家，区里一个副局长把他送去医院做进一步治疗，安排他吃饭、住宾馆，后来还带他到残联办残疾证，帮他找适合他做的工作。

现在，罗佳高母亲成了村里的宣传员，逢人便说驻村干部好。

3. 云开雾散，希望连绵不断

地，如何招商引资……

这些，如雨后春笋般在这个普通村支书大脑中茁壮成长。

离开禾丰村时，已是黄昏。

云雾早已散去，夕阳下的山峰异常清晰秀美。

回味起来，一股浓浓的味道在鼻尖萦绕回旋，醇厚而芬芳，绵长而甘甜。

山下的稻田里，满是翠绿小草，一头头黄牛漫步其中，悠闲地吃着草儿。它们一定知道，春天已经来临。

回望，禾丰村变成了远处的山峰。

山峰一座连着一座，如希望连绵不断……

父辈的旗帜

——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汤江峰

春节，我回乡下看望86岁的娘。娘说：“你回的正是时候，把你爸留给你们传家宝好好擦拭一下。”

娘说的“传家宝”，是父亲修建韶山灌区时办公用过的木箱子，原是盛雷管炸药的外包装。父亲废物利用，稍作改造，就成了存放文件、账本和票据的文件箱。

睹物思人，勾起我的回忆。1997年5月，父亲因病逝世。离世前两个月，父亲念叨着要回韶山看看，瞻仰毛主席故居，再看一眼自己曾参与修建的韶山灌区。我和妹妹租了一台车，陪同父亲了却他生前最后的心愿。

那天，父亲领着我和妹妹来到他曾战天斗地的杉山村工段和樟树塘，但见树木葱茏，鸟儿啁啾，一泓清波蜿蜒山林中，流淌成一幅画。在渠边，父亲抚摸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樟树，喃喃地说：“32年了，当年的心血没有白费！”父亲离开时，一步一回头，眼里噙满泪水……

父亲一生引为自豪的是，参与修建了韶山灌区水利工程，亲身经历了那个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”的火红年代。他带领荆洲民工连在杉山工地树立了灌区建设“第一个整度造田的样板”，成为兴修水利的一项创举。

1965年6月，湖南省委、省政府决定修建湖南省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——韶山灌区，牵引涟水进入灌渠，灌溉双峰、湘乡、湘潭、宁乡、韶山等7个县100万亩农田，兼具供水、发电、防洪排涝等综合功能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兼韶山灌区工程总指挥长华国锋一声令下，全省各条战线10万劳动大军“立下愚公移山志”，奔赴灌区建设工地。

“能参加修建韶山灌区，建设好毛主席家乡，我感到无上光荣！”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第一个报名。以区、公社和大队为单位组成民工团、民工营和民工连，严格按照军事化管理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老百姓称“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”。父亲被任命为湘潭县荆洲民工连长。那一年，父亲33岁。他对娘说：估计要去一年左右，家里的事全拜托你了！娘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，泪珠在眼里打滚，只是叮嘱：去吧，建设好主席家乡，为村里争光！

7月，父亲率领荆洲民工连118名好汉，扛起锄头、铁钎、箕箕、扁担，开赴灌区工程古城乡白龙村杉山段。他们驻扎在当地一位叫王先初的村民家。王家腾出最好的房间，空出最好床铺给民工住，自己一家人则搬到潮湿、阴暗的杂屋里。最让父亲感动的是，工程为抢时间，赶进度，把王家的祖坟也平了，王家却毫无怨言。

工程指挥部先期分给荆洲民工连500多米长，宽20米，深13米土方任务。没有掘土机，民工们用血肉之躯开山凿石。他们顶酷暑、冒严寒，一锄一铲，肩挑背扛，劈开山头，填埋泥塘，修筑渠堤。父亲边喊号子，边挖土方；连队上下，你追我赶，热火朝天。那年月，民工白天劳动，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学习。尽管又累又苦，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。

1965年9月的一天，华国锋率领一帮干部，沿北干渠视察工程进度，检查工程质量。他们见父亲所在的杉山段民工连将取土场整成二十多丘小梯田，将废土场整理成七八丘大梯田，同时利用废土废石填埋低洼的水塘，整理成菜地，垒成梯田，既开挖了水渠，又开发了新田地。华国锋非常高兴，拍了拍父亲肩膀，说：“好好干！继续修理平整好，争取成为灌区第一个整度造田的样板工程。”

一个月后，华国锋带领检查团和施工单位代表，再次来到工地，主持召开整度造田现场经验交流会，向各工地推广介绍荆洲民工连“把抛弃的废土全部利用”的具体做法。会上，华国锋将一面绣有“开河弃土成梯田，治山治水好榜样”的锦旗授给父亲和指导员赵咏秋。后来，父亲带领民工连转战梨树塘、樟树港和方上桥等多个险工难段，都得心应手做出了“整度造田”样板，同步绿化荒山秃岭，种得风光处处春。

由于整度造田可操作性强，易被仿效。各路民工团效法荆洲民工团，兴起“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”热潮。据当年工程报表显示，全渠区不但没有减少耕地农田，而且整度造田6800多亩，除去修渠占用5300多亩外，增加耕地1500多亩。

那么，韶山灌区没建成前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从父亲遗存的工作笔记本上找到答案。

“娘啊娘，有女莫嫁涟河旁。天于三日田开坼，大雨一夜成汪洋。”这是父亲笔记本上记载的一首民谣，生动地描述了涟水两岸从前水旱交织、土地贫瘠的情景。如今，灌区庇荫湘中七县市，旱涝保收，水患无忧。更难得的是，韶山灌区所蕴含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众志成城、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创业精神，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淡化，必将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更加闪耀。